



三江月／笔会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
2025年10月31日 星期五



四明山上柿子红了

又是一年柿子红

□杨应和/文 董小飞/摄

“柿叶铺庭红颗秋。”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寥寥数语，把铺满一地的柿树叶子以及那点缀在秋色之中红彤彤的果实场景，描绘得画面感十足。眼下，又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，身在外地的我，想起家中的那棵柿子树——澄澈如水的蓝天下，挂满经霜的红艳艳的柿子，在风中轻轻飘动，好一个秋日景象！

不过，那棵柿子树已经老了。听父亲说，好像是爷爷栽种的，粗壮的主干，早已皴裂，可它依然年复一年、一如既往地开花结果。它的果实，几乎是我们家唯一的甜点，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。每当树上硕果累累，母亲就把果子采摘了去卖，换来日常生活用品。余下的一部分送给左邻右舍，一部分留给我吃。这棵柿子树年代久远，又高又壮，几乎成为我们村庄的标志。当人们提起我出生成长的村庄，就不由地想起我家那甜甜的柿子。

我曾每天仔细观察柿子树的变化，从春末开花到夏末结果，再到晚秋成熟的整个过程。可儿时的我总是没耐性，当柿子的外皮开始微微变黄，似乎空气中都开始飘满着甜香味，诱惑着我和我的小伙伴吞咽着口水，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，摘下一个大柿子就啃了一口，没想到酸涩得连眉毛都缩起来了。大家彼此龇牙咧嘴模样很滑稽，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之后，到河边用双手捧水漱口。

柿树上的毛毛虫，似乎也看不惯我们的粗鲁行为，常常把我们身上扎得又刺又痒，难受极了。大人们看到我们身上一块红、一块肿的样子，忙用花露水滴在红肿地方，一会儿就消肿了。调皮的我们就是不长记性，依然爬柿子树闹着玩，不过，因为有了前车之鉴，我们学乖了，在爬树之前，先在裸露的胳膊上喷些花露水。这一招非常灵光，我们再没受过毛毛虫给予的特殊“礼遇”。

其实，就算熟透了的柿子也不可贪吃。母亲总是对我说，每天只能吃一只柿子，吃多了会肚子疼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看到篮子里放着很多红得透亮的柿子，想到甜润细滑的滋味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忍不住偷偷多吃了几个，哪知不一会儿，肚子就疼得难受，不由得手捂肚子，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。母亲听到我的呼唤声，看到我嘴上残留的柿子汁，又看了看装柿子的篮子，连忙放下手上的碗筷，抱着我急忙奔向村卫生院，直到一粒药服下去，疼痛才有所缓解……此后，这个教训是记住了，一次最多吃敢吃两只，依旧香甜解馋。

这几天，秋风起，树叶黄，柿子又红了。当年，那饱经风霜的柿子，滋润香甜了我整个童年。而今，它承载了我对亲情和家乡的思念。它的树皮裂痕斑斑，却依然每年给我们奉献着甜蜜的柿子，一如渐渐老去的父母，一直为他们的儿女尽其所能，无怨无悔。

铁树新绿

□李亚儿 文/摄

那天，在花鸟市看见了一盆铁树，造型清雅，我一眼就喜欢上了，买回来就摆在阳台上。

清晨的阳光斜斜漫过根雕的纹路，我捏着小铲子，慢慢把腐熟的羊粪肥埋进土里，指尖沾着潮润的泥土。铁树深绿的叶片上还凝着晨露，叶片边缘的小刺轻轻蹭过手背，带起一丝浅浅的痒意。我当宝贝一样地呵护着，侍弄它成了我每天的功课了。

去年暑假，我外出旅游了一个多星期。铁树在烈日下暴晒，早已叶枯土裂。原本舒展的叶片卷成焦褐色，像被火燎过的绸带，轻轻一碰，就簌簌掉渣；花盆里的土缩成硬块，用手指敲敲盆壁，能听见“空空”的脆响，裂缝里还卡着几片干透的枯叶。一个蓬勃的生命，就这么在我的不经意中枯萎了。我心里又难过，又内疚。我咋这么傻？我应该把它搬进室内的，可我……丈夫说：“好啦，喜欢的话，明天再去买一盆。”说着就想把它扔了。“不，别扔，也许，还有救呢。”我接过花盆，把它挪到了背阳处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依旧给铁树浇水、松土。仿佛这样就可以减轻我的负疚似的。丈夫总笑我：“这铁树还能活？你看这叶子，一点火就要着了。”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执意照料着。

春天说到就到，阳台上的其他花草都争先恐后地发芽开花，只有这铁树，还是老样子，像与春天隔了层纱。莫非，真的该扔了它了？我好几次把花盆拿在手上，最终还是没舍得放下。

那天早上，我准备再给它松土，刚拿起镊子，猛然发现，它那棕色的球茎上，有个小小的绿点。仔细一看，真的——球茎顶端的棕褐色鳞片间，嵌着个米粒大的绿芽，裹在细密的白绒毛里，像个攥紧的小拳头。我屏住呼吸凑近，绒毛上还沾着点湿润的土粒，那抹绿嫩得像能掐出水来，与周围焦枯的叶片，形成了刺目的对比。一个毛茸茸、蜷曲着的绿色生命，在沉寂了整整一年后，就这么挣扎着，复活了。

望着那点毛茸茸的绿，心头漾开点点的欢喜。

恍惚间，教学时的那些片段，就这么轻轻浮了上来。比如班里那个总低着头的男孩，他作业本上的字迹像被揉过的纸团，我曾因他总不交作业而皱过眉；那些做数学题时要对着草稿纸愣半天，手指在数字上反复摩挲才敢写下答案的孩子；那些被提问时肩膀微微发颤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哼的孩子；还有在课间操时，走在队伍最后的，校服领口歪着也不在意的，踢着石子默默往前走的孩子……他们不就像这棵曾被忽略、缺了关爱的铁树吗？或许，他们的“枯萎”，也是我们未曾留意的忽略。若是能多一份不带偏见的理解与呵护，他们或许也会像这棵铁树，慢慢长出自己的模样。

如今，那棵铁树的新叶已舒展如剑，在窗台投下疏朗的影子。每次给它浇水，我总会想起那个攥紧的绿芽——原来生命从不会辜负等待，就像窗台的阳光，会一点一点，慢慢漫过每一片新叶。



如今，这棵铁树已焕发勃勃生机。